

冲绳之怒

美日同盟下的抗争

[澳] 加文·麦考马克 (Gavan McCormack) / 著
[日] 乘松聪子 (Satoko Oka Norimatsu)

董亮 / 译

RESISTANT
ISLANDS

OKINAWA CONFRO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冲绳之怒

美日同盟下的抗争

[澳] 加文·麦考马克 (Gavan McCormack) / 著
[日] 乘松聪子 (Satoko Oka Norimatsu)

董亮 / 译

RESISTANT ISLANDS

OKINAWA CONFRO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 / (澳) 麦考马克(McCormack, G.),
(日) 乘松聪子著; 董亮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097 - 6934 - 8

I. ①冲… II. ①麦… ②乘… ③董… III. ①日美关系 -
研究 - 现代 IV. ①D871.22 ②D8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631 号

冲绳之怒: 美日同盟下的抗争

著 者 / [澳] 麦考马克, [日] 乘松聪子
译 者 / 董 亮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金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934 - 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5617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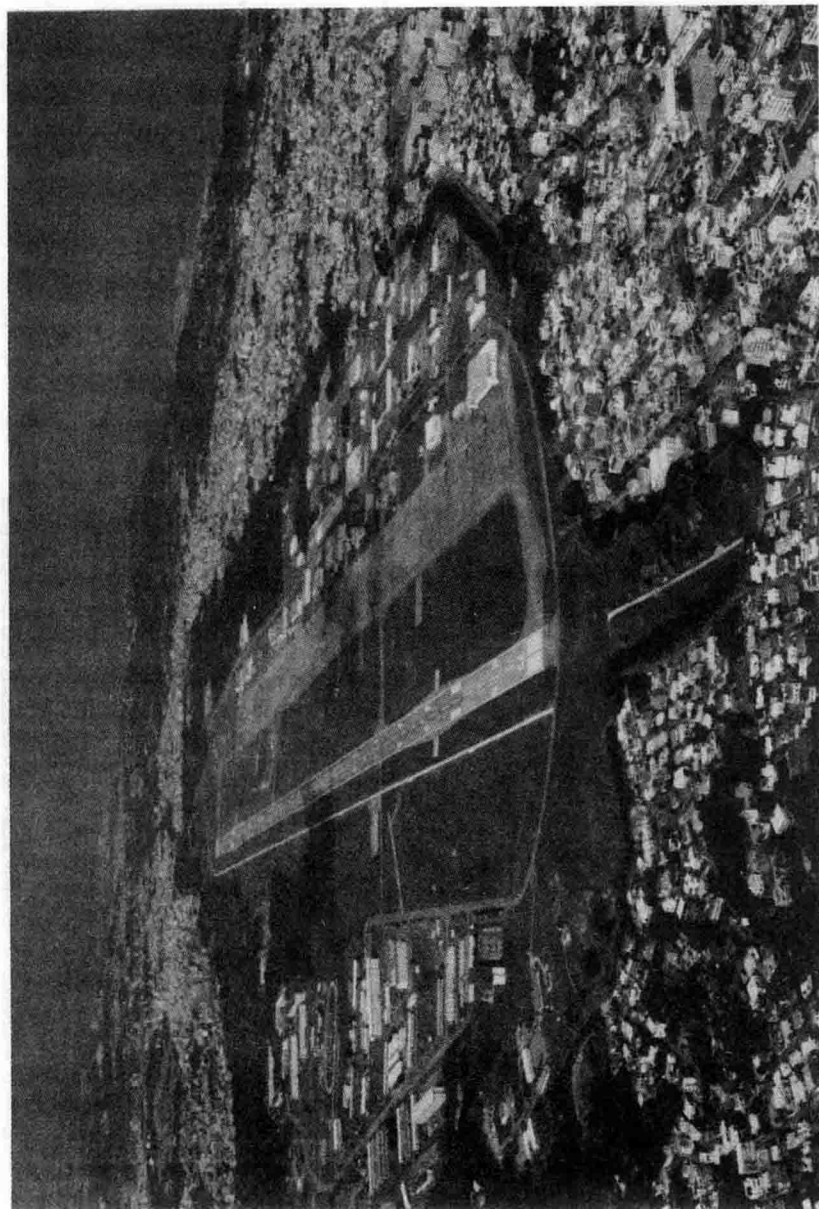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美军在冲绳的军事基地

图片来源：得到冲绳县县知事办公室的许可。



普天间航空基地

图片来源：《琉球新报》。

作者介绍

加文·麦考马克 (Gavan McCormack)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 (FAHA)，一系列现代及当代东亚研究的作者。他先后毕业于墨尔本大学法律系、伦敦大学中文系，并于1974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自1962年以来，他是日本的一位常客，也是日本诸多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最新的著作是《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2007年，英文版)，现已被翻译成日文、韩文和中文出版。

乘松聪子 (Satoko Oka Norimatsu)

和平哲学中心的负责人 (总部在加拿大温哥华，<http://www.peacephilosophy.com>)。她先后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199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 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2001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跨文化交流中心任教后，她于2007年成立了和平教育机构。她常就冲绳的美国军事基地以及二战历史与回忆这类问题进行写作、演讲和教学。乘松聪子还负责协调北美和日本学生到广岛和长崎旅行的和平考察团。

以上两位作者是《亚太学刊：日本热点》(<http://www.japanfocus.org>) 的协调人，由于向世界传播冲绳问题而做出的贡献，他俩人于2008年被授予“池宫城秀意纪念奖” (Inaugural Ikemiyagi Shui Prize, 由冲绳的日报《琉球新报》颁发)。

日文名字说明

在所有的日本出版物中，日本人的名字是按照先姓氏后个人名字的传统顺序标记的，并且，原则上，这也是在本书中他们的名字被引用时的标记方式。因此，鸠山由纪夫与大田昌秀是前首相鸠山先生与前冲绳知事大田先生的全名。

然而，西方对日本人名媒体报道与流行写法通常是颠倒的，更确切地说是西化了人名顺序。举个例子，上述名字变成了由纪夫鸠山与昌秀大田。另外，一些日本作家，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人，在他们用英语写成的作品中常把自己的名字冠以西方的顺序，这本书的合著者，乘松聪子（Satoko Oka Norimatsu）——乘松（Norimatsu）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的规则是对于引用的是日本的材料作者或者文中出现的主要日本人物，保持日本的姓名顺序不变。但是，对于那些习惯用英语出版或者引述与其相关材料的那些人，由于他们的名字西化了，因此遵循西化的姓名顺序。因此，很有可能在我们的文章中对于被引述的同一位作者来说，当我们用日本资料引述时会按照日本的姓名顺序，而当我们引用英文资料时则按照西化的姓名顺序。这些困惑或许能通过参考英文索引来解决，在那里书中列出的所有人名都按照姓氏和个人名字（日本的习惯）或者姓氏后面带逗号及个人的名字（西方的习惯）的原则被引述。

中文版序言

我们很高兴，《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的中文版即将在中国出版，我们特别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本书的翻译董亮先生表示感谢。

本书于2012年出版了英文原版，随后日文版在2013年翻译出版。大约在2015年年初，中国版也将出版。

此书的中文版让我们特别满意，原因在于这本书不仅是以冲绳本岛和“冲绳问题”为内容的，而且也是关于中国东海的。临近中国（包括台湾岛）、日本，中国东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其范围内的国家和人民在21世纪剩下时间里将有两种可能：或是构建一种和平与合作秩序，或是以敌对和军事化的模式相互对抗，同时伴随着可能的灾难性后果。

虽然在该地区的显赫人士，包括胡锦涛、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就这样一个区域的和平与合作区不时发出呼吁，然而目前的趋势却是向相反方向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我们写了一个章节的相关内容）是拥有主权的周边国家之间的激烈较量的结果，但这个问题也是深深植根于更广泛的历史之中的。

本书记录了日本如何适应中国作为区域性和全球性大国的崛起过程和美国政府通过对日本的严加控制巩固和加强其亚太霸权的各种尝试。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说，在阅读本书的日文版时，他从我们的章节之中学到的内容甚至比他执政时学到的还要多。

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日本领导层已经极力强化在美国霸权秩序下的同盟纽带关系，并且深化了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国家承诺。然而，18年来，冲绳民众已经成为这一议程的主要障碍。他们与日本和美国政府在冲

绳岛北部建设一个新的重要的美军基地所做出的极大努力相抗衡，但更普遍的是，他们反对更紧密的美日军事合作道路上的每一步。

同样的，冲绳的市民社会在近几十年来表现出非凡的韧性，致力于非暴力的抗议、反对军国主义和现在看起来更广泛而又迫切的问题：中国东海（包括钓鱼岛）问题。

在骨子里，冲绳人深知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建立一种联系中国东海的人民间的和平与合作的秩序，否则面临着有可能是1945年席卷了他们的灾难的重演。他们要么把岛屿变成“和平中心”（peace hub），抑或会看到他们的岛将演变成一个1000公里长的围堵中国的“长城”。

要想建构一个跨越中国东海地区、在现有国家边界的、一个区域性的超国家身份，就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的概念，也就是“民族国家认同为独一无二的体现”这一概念。这与最近日本政治领导人所设想的“骄傲的”“纯粹的”日本对历史的认识简直是南辕北辙，但这也挑战在该地区所有国家持有的绝对国家主权的假设。在憧憬这样一个未来的过程中，冲绳人回头看到的是一个半世纪以前，与明清时期的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历史，这也与日本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关键的区域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现在，这个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愚蠢和失败后试图从中东撤退，并欲支撑其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1月所宣布的“重返太平洋”（Pacific Tilt）的矛盾是巨大的，然而，美国必须保持它总体霸权的这个隐含的假设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不过，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与在冲绳的强烈反对相比的了。

我们这本书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冲突的非凡故事，一群小岛屿对世界两大强国的中央国家机关说“不”，阻止他们反复磋商所达成的协议的执行，并且寻求对日本战后长期依赖的美国模式的再谈判。我们希望中国的读者欣赏这个故事，并且更为深入地了解“冲绳问题”。

加文·麦考马克于澳大利亚堪培拉

乘松聪子于加拿大温哥华

2014年12月22日

Contents | 目 录

001	第一章 琉球/冲绳：从任人宰割到顽强抵抗
015	第二章 战争，记忆与纪念
052	第三章 美国怀中的日本及和平与繁荣的“伙伴关系”
078	第四章 冲绳：分离与归还
092	第五章 边野古：多余的基地
113	第六章 鸠山的反抗
136	第七章 冷战后的选举与民主
158	第八章 环境：“非评估”
177	第九章 “深化”同盟：菅直人议程
186	第十章 “深化”同盟：华盛顿议程
206	第十一章 钓鱼岛：中国东海上的风暴
223	第十二章 扭转历史：历史作为生活体验
255	第十三章 展 望
274	参考文献
286	译后记

第一章

琉球/冲绳：从任人宰割到顽强抵抗

身份含混的列岛

1972年5月，在被美国直接军事控制27年之后，琉球群岛以“冲绳”这个名字作为日本的一个县被归还。因此，2012年标志了其归还四十周年纪念。这些岛屿有着复杂的历史，每年的纪念庆典都因为痛苦的联想而不时打断。今日的冲绳回顾其历史：它曾作为独立王国，与中国的明清两朝（1372~1874年）拥有密切关系；既与中国和日本关系紧密，又因被日本南部萨摩（Satsuma）实行有效统治（1609~1874年）而成为半独立王国；现代日本的一个县（1872~1945年）；美国曾经的军事殖民地，首先作为被征服的领土，在1952年后成为《旧金山条约》（1945~1972年）的自决对象；从1972年至今，它再次作为日本的一个县，但仍被美国军队占领。在了解这些处于美日关系中心的近来的当代争端之前，它作为一个交替进出“日本”股掌的地区的曲折历史有必要进行详细描述。

冲绳的岛链——大约包括六十个有人居住的岛屿，更多的是无人岛——沿日本鹿儿岛（Kagoshima）县与台湾岛之间的西太平洋往西南延伸约1100公里（683英里）。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岛大约100千米长、4~28千米宽，整个群岛相当于夏威夷群岛面积的1/7。直到大概一百万年前仍与亚洲大陆地块相连，此后这些岛屿一直被一条非常深也非常危险的

海湾隔离，从而允许一个对于人类和动植物来说富饶且独特的相对隔绝地区的出现。今天冲绳的民众既是“日本人”，说着基本标准的日语并且是日本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但也是“非日本人”，他们的祖先们在一个世纪之前还说着不同于日语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是独立的语言而不是方言，而且这些语言中的五种在今天仍然被使用，尤其是在外围岛屿上。这些语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濒危”和“极度濒危”的语言。^①

2008年，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委员会将冲绳人确认为原住民，呼吁日本政府承认他们的这一身份，并且“采取特别措施保护、保存并推动他们的文化遗产与传统生活方式，同时承认其土地所有权”。^②该委员会同时呼吁给予“琉球/冲绳儿童获得其语言和文化在正规课程中接受教育”的充足机会。三年后，日本政府在这些方面仍没有采取认真态度，而且，如后文所述，所谓冲绳问题的核心是冲绳人重获被强行占领的土地，而这是六十多年前美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强行获取的。

这些岛屿属于温和的亚热带气候，并拥有丰沛的降雨以及丰富的海洋珊瑚环境。从15世纪作为一个富庶自治的国家，琉球王国就开始与中国沿海地区有贸易往来，南至越南（Vietnam）和暹罗（Siam），构成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尽管实际上这部分传统历史记忆基本被抹杀，但是前现代时期（premodern）的冲绳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系，而且在早期亚洲太平洋的边界上繁荣一时。它的音乐、表演艺术和手工制品，包括漆器、染布和陶器，受到广泛认可和喜爱。然而，这个在15~16世纪繁荣的岛国，深刻地受到始于16世纪并延续至20世纪的全球地缘政治均势的重大转变的影响。

在欧洲海上扩张的早期及之后的成熟阶段，17~19世纪，欧洲人开拓了新的商业航线，传播了新的观念和技术，并且促进了一些国家的瓦解和改革。17世纪，由战争和科技支撑的欧洲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掠夺了非

① Kunigami, Miyako, Yaeyama Okinawa, and Christopher Moseley Yonaguni, eds.,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0), 3rd ed., <http://www.unesco.org/culture/en/endangeredlanguages/atlas>.

②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8).

洲，殖民了美洲，并且蚕食了亚洲。日本，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内战以及一系列把亚洲作为征服对象的企图失败之后（16世纪90年代），退回到所谓闭关锁国（sakoku）的政治状态之中。然而，日本在1609年进行了再一次扩张尝试：一支由3000名手持滑膛枪的武士组成的征服琉球王国的侵略部队攻入琉球，目的是惩罚其对秀吉（Hideyoshi）大陆侵略计划的顽抗态度。数日内，琉球宫廷屈服了，而尚宁王（King Sho Nei, 1564~1620年）及其随从被押送到鹿儿岛。^①

一种新秩序被强加于琉球，以往巫教的、仪式性的宫廷秩序被更加理性化、官僚化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秩序往往是很严苛的，必须服从于660公里之外的鹿儿岛（萨摩藩的首都）决定的基本政策。琉球国王和他的宫廷一直存在，但是国王不再是最高统治者。

冲绳或琉球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波将金（Potemkin）^②的剧场政治。冲绳人不得不掩藏他们被纳入日本制度之内的事实，以维持对中国的朝贡关系，那些往返于中国的进贡使团奉命掩藏所有的日本物品，而那些在江户（东京）使馆的人则被要求穿戴特殊的、非日本的服饰。这样，琉球表面上的独立就保留下来，通过由日本控制的琉球王国的中国朝贡使团，维持了其中日之间的贸易窗口的作用，幕府的特权通过其外交使团的宣誓效忠的方式得以强化。

此后，琉球实际上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它的国王依附于日本的萨摩藩，并借此依附于江户（Edo）时代的日本国家，同时它继续维持着依附于中国北京宫廷的所有表现。这种双重附庸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这就意味着冲绳的官员们被要求做以掩藏其政治权力轨迹和性质的戏剧表演，而首里城（Shuri Castle），琉球国王的所在地，则是一个精心构建的舞台。

① 琉球的抵抗被更先进的兵力所镇压，特别是预先武装准备。Gregory Smits, "Examining the Myth of Ryukyuan Pacifism," *Asia - 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September 13, 2010, <http://japanfocus.org/~Gregory-Smits/3409>.

②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官至陆军元帅、俄军总指挥。波将金为了使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不惜血本，在“今上”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于是，波将金村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常用来嘲弄那些看上去崇高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东西。——译者注

直到19世纪中叶，这出充满特殊状态的戏剧大幕才落下。经过了一个短暂时期之后，琉球的前景看起来还不错。随着日本江户时代的秩序危机深化而给琉球留下了异乎寻常的策略，琉球宫廷作为一个独立王国与美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1854年，1855年和1850年）^① 谈判现代的“开放”条约。访客们对琉球的印象很深刻。当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驾乘着他的黑色舰队要求日本开国时，1853年他们航行到被称作“鲁库”（the Loochoos，琉球岛）的地方，他的科学顾问汇报说这是一个富饶、友好并且繁荣的国家，它拥有一种“极为富裕和高度耕种的农业地貌”和一种更像是园艺的农业，在“这样的体系内农业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而那里的村民“相当浪漫，并且比任何我曾见过的喜爱装扮的人们都要漂亮”。^② 法国传教士弗雷（Furé），在1858年到1861年间曾住在那霸，将那里的村落描绘为“颇似英格兰最美丽的花园”。然而，那时的琉球已经从它繁荣的16世纪顶峰滑落，同时其需要保持一种危险的自治，要明智地向周边两个强大而敏感的邻居表达尊重：一个是北部的萨摩王国（一个藩属，以鹿儿岛为中心与日本国家结构形成松散联系），而另一个是西部位于北京的清朝宫廷。冲绳的国王们依靠地处偏远的位置与外交技巧来实现相对自治，他们享有对两个强大邻国的双重依赖。

然而，琉球含混的、双重主权的身份，是无法与扩张、贪婪和军事化的现代国家和相互竞争的帝国间的“新世界秩序”相融合的。据说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年）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被流放时，当路过的水手们告知他有这样一个没有武器并且忽视战争的国家时，其惊呼难以置信。当这个岛上的精英在给1853年来此“访问”的准将

① Nishizato Kiko, "Higashi Ajia shi ni okeru Ryukyu shobun," *Keizaishi Kenkyu*, No. 13, February 2010, p. 74.

② J. Morrow, "Observations on the Agriculture, Etc., of Lew Chew,"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Washington: A. O. P. Nicholson, 1856), p. 15; D. S. Green, "Report on the Medical Topography and Agriculture of the Island of Great Lew Chew,"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Washington: A. O. P. Nicholson, 1856), pp. 26, 36.

佩里合理答复时，他们展开了争论，努力解释清楚他们的岛屿双重依附的地位，中国像是母亲而日本像是父亲，而他们希望事情一如既往。而位于东京的新现代日本民族国家的政府精英采取了一种严格现代化的、法理的世界观，其中主权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并且疆界必须固定。1872年，日本的旗帜第一次在琉球主岛升起，并且于1873年相继在外围的久米岛（Kume）、石垣岛（Ishigaki）、宫古岛（Miyako）、西表岛（Iriomote）及与那国岛（Yonaguni）诸岛升起。

琉球宫廷面临难以抉择的两难境地。无论他们如何坚持这种体制，双重封地的现状都无法维持，而清朝宫廷也无法用中国的“世界秩序”施以援助，因为中国处于从中亚到印度支那（Indochina）和朝鲜的包围之中，而且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刚刚从太平天国和内战的劫难中缓慢地恢复。清政府不太重视琉球，认为它只是一个“海洋里的小王国”^①。在经受了許多痛苦折磨之后，首里宫廷在1879年结束了其无力的抵抗。^②它屈服于来自东京明治维新的国家秩序的“处分”，并且反应不温不火。这是后来接受了一系列现代“处分”（shobun）或“处置”中的第一个，它交出了城堡并将国王尚泰（Sho Tai, 1843~1901年）流放。琉球融入现代日本国家的方式很独特，将单方面并且依靠武力的处分（shobun）作为其中一部分才得以完成，因此变成了一块“无法识别的殖民地”，而随后形成了以持续的怀疑、歧视和强制同化^③为标志的国内地位。

根据一个可能是杜撰的故事，当尚泰国王（King Sho Tai）在1879年将首里城臣服于明治政府的上级军队时，他说了这句“生命是多么宝贵啊”（Nuchi du takara）。这些话稍后成为理解冲绳人道德价值的核心观点，而1945年冲绳战役这场横扫各岛的浩劫被当作他们智慧的证明。面对压迫、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冲绳人民奋力捍卫这种生命超越死亡、和平超越战争、三弦（sanshin）超越手枪的至高无上的理念。

^① Li Hongzhang, quoted in Nishizato, "Higashi Ajia," p. 99.

^② 一位琉球学者兼官员，Rin Seiko（1842~1880年），他一直活跃在“救亡运动”之中，于1876年寻求在北京避难，并且在1880年抗议的新秩序中绝望地自杀了。

^③ Hideaki Uemura, "The Colonial Annexation of Okinawa and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Formation of an Indigenous People," *Japanese Studies*, Vol. 23, No. 2, September 2003, pp. 107-124, 122.

民族国家的重负

就这样，冲绳在日本的国家结构中被置于从属地位。位于东京的新的民族国家政府，将这些岛屿当作国家防御的关键，而不是作为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要害。这一点在他们所表达的意愿中清晰可见，从1879年与中国谈判开始，他们将岛屿划分为两部分，割让最远的岛屿——宫古岛和八重山岛（Yaeyama）给中国，以换取在中国范围内的“最惠国”的贸易权利。作为回应，中国提出三种划分计划，南部归中国，北部归日本，同时在主岛恢复琉球王国。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协议。^①只是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作为中日战争的部分解决方案，中国才正式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并且包括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②

历史学家西里喜行（Nishizato Kiko）给出了这一明智的评价：

那些推动“琉球民族救亡运动”而不是将朝贡秩序当作绝对的琉球人，能够顺应新纪元的曙光，同时考虑植木枝盛（Ueki Emori）和郭嵩焘（Guo Songtao）^③的建议作为可行的前进道路，并与朝鲜王国和夏威夷^④，或者越南建立联系，他们或许已经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推进方式。但是投入民族救亡运动的琉球人将朝贡秩序看作是绝对的，而且仅仅向清朝当权者寻求帮助以恢复琉球王国。那就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⑤

尽管今天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但它仍是有启发性的。在

① Nishizato, “Higashi Ajia,” pp. 107 - 108.

② Ishii Akira, “Chugoku no Ryukyu/Okinawa seisaku: Ryukyu/Okinawa no kizoku mondai o chushin ni,” *Kyokai Kenkyu*, No. 1, 2010, p. 73.

③ 植木（Ueki），在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在“自由和人民权利运动”中的卓越人物，而郭嵩焘是在19世纪70年代一个在中国的“自强运动”中清政府的卓越成员，两者都赞成琉球/冲绳都的独立。

④ 夏威夷国王，King Kal ʻākaua，在1880年或是1881年访问中国表示了希望对中日两国关于琉球/冲绳的协议进行调解，以在促进亚洲团结的背景下，抵制欧洲美国的压力和促进亚洲的崛起（Nishizato, “Higashi Ajia,” p. 120）。

⑤ Nishizato, “Higashi Ajia,” p. 120.

21 世纪东亚早期再次出现的冲绳人，现在居住在一个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更靠近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县，寻找一条道路与中日双方和平相处，并且以某种形式的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onwealth）形成的方式与两者合作。在 17~19 世纪，国际体系占主导的范式与琉球的渴望有着悲剧性的矛盾，在冷战后的 21 世纪（在美国一定程度的衰落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通过降低美国军方或者日美共管的铁腕控制，冲绳的前景或许会好转，并且随着民族国家必然将它们更多的权威让渡于超国家的国际制度，地区与全球合作的趋势（movement）也在增长。

较晚地与现代日本国家的融合，冲绳人民为了变成“日本人”，被迫遵循一条自我否定，抛弃他们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冲绳属性”的路径。因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而受到惩罚，他们被要求为服务日本天皇，以及参与日本本土的神话与礼制并重新调整他们的身份。推行身份改变这一进程还不到 70 年，冲绳就因 1945 年为防止攻击“本土”和保护“国家政体”（意味着天皇制度）而被牺牲掉了。以灾难性的冲绳战役为标志，战火烧到日本“本土”。当时冲绳有 1/4~1/3 的人口，即大约 12 万人死亡。1945 年 3 月至 6 月发生的一切，标志着冲绳的毁灭。在当代冲绳的表面之下，其恐怖的往事仍历历在目，并且它也构成了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源泉。

从 1945 年 3 月末冲绳战役开始，冲绳及附近的岛屿（南西诸岛，Nansei）被从日本分离出来，听命于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海军上将 C. W. 尼米兹（C. W. Nimitz）^① 的指挥。数月后，北纬 30° 被定为分割线。^② 当战争灾难结束时，分离出来的冲绳转变为美国的“太平洋基石”。日本天皇裕仁（Hirohito，1901~1989 年）表达了冲绳分离及由美军长期军事占领的愿望。当公布支持剥夺了他所有政治权力的 1947 年 5 月宪法时，裕仁告诉占领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他坚信日本的安全依赖于“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the Anglo-Saxons）的、

① “Proclamation No. 1 (The Nimitz Proclamation), 5 April 1945,” *Gekkan Okinawa Sha, Laws and Regulations during the U. S. Administration of Okinawa, 1945-1972* (Naha: Ikemiya Shokai, 1983), p. 38.

② “Navy Military Government Proclamation No. 1 - A, 26 November 1945,” *Gekkan Okinawa Sha, Laws and Regulations*, pp. 41-42.